光影医路·爱的见证

供图/青海省海西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李祖业

在青海，对于山区的牧民来说，冬天是难捱的，没有了夏天的游牧生活，牧民们分散驻扎，交通不便，远离医疗机构，看病成了牧民们的大难题。因此，每当冬天来临，当地卫生计生部门便会开展藏族医生给藏族人看病的牧民义诊活动，将医疗的温暖带到牧民身边，贴近牧民生活，真心关爱藏区牧民。

青海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更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是青海全省的首要政治任务。青海省海西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李祖业告诉记者，“在青海，深入牧区进行义诊活动，也是排查社会稳定隐患的措施之一。”

3月18日，李祖业看到从省里转下来的文件——中国医师协会以岭关爱医师健康基金“爱的见证”摄影大赛征稿，便将深入牧区的照片投稿。他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藏区牧民生活的困境，并积极正面地了解藏族人民，让他们感受社会的包容与关爱。

李祖业认为，这样以爱为主题的项目更容易成为开展维稳思想教育引导工作的切入点。他进一步表示，会将这些图片放到健康知识宣传册上，发放到牧民手中。（采写：本报记者 宋攀 实习记者 线媛媛）

线索推荐：中国医师协会以岭关爱医师健康基金

“電解醫事”专栏②

“自由”和“余裕”稀缺的这一行

▲ 讴歌

为什么说医生这行中少有“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自由”与“余裕”相连。但，无论是思想上的“余裕”，还是时间上的“余裕”，医生这一职业似乎都不具备。

思想的“余裕”，需要能容得下开放、复杂、模糊、怀疑、赋比兴的想像和感慨……一百多年来，那些医学大师们说，医学不全是自然科学。“全面而深入的医学，应该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者的结合”。但因为结合，在这样一个渐趋“精确”的年代，产生了暧昧地带和不知所措。越是模糊不清的地带，越需要“艺术”，也越“无从把握”和“精准描述”具体操作。因为这些，就有了“不确定”，有了“艺术”。从职业的避重就轻、准确执行的可能来说，医生也会更倾向于选择科学性，而忽略或避开与其他两个学科的结合。因为在任务导向的解决之道重压下，更高境界的医学，往往是一般医生很难接近的不可“精确”和不可“文字化”。思想上的余裕因此被压扁，空间所剩不多。所需解决任务的重压，将此余裕进一步压扁。比这更甚，行医最难的一点是医生需要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但他的错误却是犯在一个活人身上，所以每一次出发，都背负着尽量少犯错误的重压。

至于时间上的“余裕”，只需看一眼一位医生需要接受的临床训练课、手术排班表、值班排班表、学术开会安排、行政开会安排……就知道时间上的“余裕”这件事与医生这一职业，基本无关，至少自年轻起那十年职业开始起步尚未定型时一定如此。甚至可以这么说，“医生”就是一个需要终身持续学习的职业。

一般来说，时间上的余裕与否，也能反照思想的弹性，当然绝世天才或高人除外。如果你还记得小说家米兰昆德拉非常动人的这句：“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在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医生，起码现代中国的医生，不能算是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的“他们”。在《世间的名字》一书中，台湾作家唐诺说：“医生这个特殊的行业特殊的手艺，很难不扦格于开放的、不确定的、复杂的、空气中（必须）浮漾着各种埃尘病毒的自由。这是本质性的冲撞，好医生和好自由主义者几乎不共容。”

如此，首先是职业特点中的非自由，进而泛化波及到现实生活中的非自由，精神生活中的非自由，以及生命图像的非自由，甚至趋于单一和扁平。

“即使经手过最多的死亡之事，医生的根本生命图像总是简单的。”唐诺在《世间的名字》中写道。

医学与历史

华佗死于人文精神污点

▲李维伟

人文精神内涵深厚，源远流长，数千年的中华思想蕴含其中。人文精神提倡尊重，倡导保护人的权利，重视人的价值。如何理解这么深邃的概念？怎样体现人文精神？从历史风云人物的故事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名利心融入治病中

名医华佗被曹操杀害，《三国演义》对这位“奸雄”的描述也让我们为华佗大夫的死扼腕不已。然而，历史上华佗之死并非如小说所讲，为曹操实施开颅手术，疑为敌国奸细，欲图不轨招致杀身之祸。真正的原因在于华佗除了认为自己可以做个好医生外，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可以从政的士人。

这是有据可依的，史曰其“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华佗时刻在寻找走上仕途的机会。学而优则仕，本来也无可厚非，不过一个好医生舍弃了医生身份而去从政，实在有点可惜。也许与如今的“医而优则仕”状况有些相同，理想走上仕途，想法本也没有错，若机遇与才学相伴不失为一件好事。可惜的是，华佗在试图追求仕途的过程中犯了一个大错，即将名利心融入了治病的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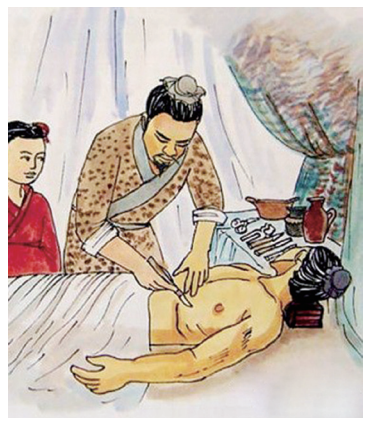
故意拖延曹操疗程 谎言被揭穿

魏王曹操患有头痛病，后来尤甚。华佗医术高明，曹操遂“使佗专视”，华佗成为曹操的“御医”。华佗看了曹操的病情后，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这个病一时难以治好，需要假以时日方可。

在为曹操治疗的过程中，华佗便开始故意拖延进程，并又借口“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乃归家”。而到家以后，又假辞以妻子生病，数次逾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是以此谋取官职。曹操屡次手书招呼，又敕令郡县发遣，仍然无效。曹操大怒，但他还是小心地先求证了一下，没有就此给华佗定罪：“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谎言被揭穿。

一代名医毁于利益威胁

华佗下狱后，虽以荀彧为首的谋臣多次求情，但曹操却始终没有让步。华佗死后，他的头风病常常发作，但也未就此事后悔，并道：“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此话一针见血，说出了华佗的心思和被杀的原因！可叹华佗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他却要与玩弄权术的曹操过招，这里的风险和代价可谓巨大。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无法接受裹挟着威胁的交换。直到曹操爱子仓舒病重时分，曹操言道：“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这也出于爱子之心罢了。



华佗之死，不仅世上少了一位名医，连带着学术专利“麻沸散”和他精湛的外科术一同失传，仅保留了“五禽戏”的健身法尚流传至今。不可不说这是中华医学和古方剂学的一大损失。